

## 一、如果我有三天的光明

海倫凱勒

我經常想，一個人如果可以在他的生活中盲聾幾天的話，那應該會是一種恩賜。因為黑暗會令他更珍惜光明，寂靜會教他了解聲音的可貴。

我常測驗眼睛看得見事物的朋友，試探他們到底看見了什麼。有一位朋友剛從森林裡散步回來，我問她看見了什麼，「沒有什麼新奇的東西」這是她的回答。

這怎麼可能呢？我自問著。在森林散步了一個鐘頭，竟然沒有發現一件值得注意的東西。而失明的我僅憑觸覺就可以發現到幾百件有趣的東西，我可以感覺樹葉是精緻勻稱，我的手不自覺地撫摸光亮的白樺皮，或一株粗大松樹的外表。在春天我會滿懷希望的探觸樹枝，為了要尋覓新芽——它是樹木冬眠後自然甦醒的第一個預告！常常，我很幸運的將手輕放在小樹上，我會感到枝頭小鳥歌唱的快樂心情。

有時，我衷心渴望能看看這些東西。光憑觸覺我就能感到這麼多的快樂，那麼還會有更多的樂趣隱藏在盲人的黑暗裡。因此，我想如果上帝願意給我光明，哪怕只是短短的三天，我一定會盡力去看看那些我平日極想看的事物。

如果你知道你將失明，或許它不會與你所擬定的計劃相同；但是我相信，如果你一旦真的遇上了這個厄運，你一定會運用你的眼睛去觀察。你所看見的一草一木，對你顯得是多麼親切；在你視野裡的景物，會叫你流連忘返。最後，你才能真正去看東西，而一個美麗的新世界也隨即呈現在你眼前。

失明的我願給那些看得見的朋友一個啟示：善用你的眼睛，就如同你明天就要失明一樣，並且把這種方法運用於其他感官上；聽聽音樂、小鳥的歌唱，及交響樂團的大演奏，彷彿明天的你就要成為聾子一樣；詳細的撫觸每一個物件，如同明天的你觸覺就要失靈一般；聞聞花兒的芳香，嚐嚐各色的滋味，就像你今後無法再聞再嚐一樣……充分運用你每一個感官，藉著天賦的感觸，去盡情享受你眼前世界的種種樂趣和美麗。

## 二、這就是風格

朱銘

「個人風格」、「時代性」、「民族性」等問題，經常困擾著從事藝術創作的人。我很高興現在我可以說一句，我已經擺脫了這些困擾。很多人都存心要求做出跟他人不同的面貌，拚命思索民族性跟時代性的意義。他們可能用學習的方法，把知識、技術累積在腦中作為資料，他們也可能坐在那裏苦苦的思考；我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。

我是這樣性格的人，生在這個地方、這個時代，成長在這種生活環境，有自己的生活經歷，這就是我的獨特性（時代性和民族性也包含在這個獨一無二的「我」裏面），我就是想不要這樣也由不得我。你也有你不同的背景，同樣也是非那樣不行。反正你不是我，我也不是你，我們用不著苦心製造我跟他人的分別，或這個民族跟那個民族的不同，或這個時代跟那個時代的不同，因為本來就存在著不同，只要把這些不同的本質真實的顯露、發揮出來，就成了。

這裏包含兩個問題：一是真，一是發揮。

一個藝術家，要在作品上顯出真，他的生活、他的為人當然也不能假。

在家也好，在外也好，都不要有假的「我」在做作。無論吃飯、睡覺、見客、喝茶什麼的，都要抱著平常心，放鬆、不拘束，讓真的我自由活動。這種生活態度養成了，在生活中自然能悟出真我的本質，創作時，真我就自然的跑出來，要趕也趕不掉。

我們的腦海中收存了很多的資料，其中很多都不是自己的經驗，只是知識上的「知」，是別人的東西。我們越是思考，越是動用了更多別人的東西，反而把真我掩蓋了。我倒有一個把「真我」迫出來的笨方法，就是要「快」！我一動手雕刻，就一口氣的刻下去，讓自己根本來不及思考，讓知識來不及打擾，好讓真的本質自己跑出來，也可以說，我在求一種忘我與無意的境界。

這就是風格。

強求的不一定想得到、找得到。不強求的反而是悟著了、無意間得著了。

### 三、珍惜

每年夏季，正是陣雨——俗稱西北雨最頻繁的季節；也正收割、犁田、插秧，一項緊接一項的農忙時期。尤其是在午後，天色更令人難以預料，說變就變，而天色一變，不一會兒，往往立即雷電交加，米粒大的雨，隨之傾盆而下，在田野勤苦工作的人們，因無處躲避慘遭雷殛的事件，時有所聞。

整個暑假，常跟隨母親到田裡，每當遇上這種時候，無論正在做甚麼工作，我總是急於趕回家，而母親總是堅持要把工作做到告一段落，以免損失農作物，或誤了農作期，常在雷電交加下，淋著雨回來。

若是正在曬稻穀，天色一變，家家戶戶曬穀場上，大大小小都急急惶惶出動搶收，唯恐搶收不及，穀子被雨淋溼，以致長了霉，發了芽，那就難以出售，損失慘重了。那一幅景象，真似古代驚心動魄的競技場。

這天下午，烏雲又突然密佈，晴朗朗的天空，一下子陰黯起來，一道一道金閃閃的閃電，怒叫著的雷聲，由遠方逐漸逼近。耀目的閃電，閃得我心驚膽惶，轟隆隆的雷聲，震得我不知所措，母親卻還沒有收工的意思，忍不住向母親提議：快回去吧，剩下的工作明天再來做吧！

母親抬起頭，望了望隔壁田還在趕著犁田的農友，望了望天色，平靜的說：不必急，雨還不會下那麼快。而後彎下腰，繼續一鋤一鋤鋤著種在田邊的這一系列番薯，我也只好繼續跟著撿拾。

為了供給養豬的飼料，上一季，母親將靠近排水溝的這一系列田邊，特別留下來改種番薯，於今番薯已長成，插秧期又到了，母親急於掘收完，以便趕得上插秧，然而，眼看豪雨即將隨著雷電傾盆而下，我實在惶急不堪。

閃電已更逼近，經我再三催促，母親終於說：你先回去吧！我把番薯收拾好了就挑回去。我不禁在心裡吶喊著：一百斤番薯才值幾十塊錢？這幾擔番薯才有多少斤？費了這麼大力氣，這麼多功夫，到底值多少？母親啊！您為甚麼不會算一算？為甚麼這樣珍惜？

但我怎麼敢說出來？母親平時常訓誡我們不可作賤農作物，母親珍惜的，原不是可以計算的價值，而是辛苦流下的汗水，而是可親可感的作物啊！

## 四、跟著日頭走

羅麗容

大學時代，同班同學曾問我：「如果你的心情壞到極點，怎麼辦？」我很無奈的回答：「只好讀書啊！不然心情會更壞。」十幾年後，我的學生又說：「心情很壞，讀不下書，所以考壞了，怎麼辦？」我很篤定的告訴他：「隨著太陽的脚步走，什麼時候該做什麼就做什麼。」小時候外婆的農舍是每個孩子心目中的桃花源，因為那兒有無限寬廣的天地，可以讓我們揮霍無窮的精力，童年時光，絕大部分是在這裡呼朋引伴、黏蟬釣蝦、烤地瓜中消磨掉的。年齡漸長，我依舊喜歡去外婆家，但是已經懂得去觀察周遭人的生活與感受，我發現他們的生活規律得像個鬧鐘。舅媽永遠都是第一個起床的人，時間是早上四點半，她要升大灶的火，燒一天份的茶水，煮一頓不亞於午、晚餐的正式早餐，之後到水井邊洗澆菜，忙到十一點，又開始張羅午飯。飯後接著做針線活，全家老小的衣衫、褲子，要補的、改的、鈕扣掉了的，都集中在午後小憩中統一完成。避過午後的驕陽，她又到田埂邊，向那頑強且永不屈服的野草挑戰，一蹲一站之間，一排排的、密密的雜草已經被連根拔起，橫倒鄉田邊。傍晚時分，從遠處可看見外婆家的煙囪有炊煙飄起，舅媽又開始煮晚餐了。下午六時半，準時開飯，收拾碗筷後，洗澡、乘涼、閒話家常。八時半，整個農舍籠罩在安祥、寂靜中，大家都希望在沉穩的睡眠之後，能有足夠的精力應付明天的挑戰。因為白天是盡心盡力、全力以赴的面對生活，所以晚間連鼾聲也是甜美的。就在這種規律的生活中，外公活到九十四歲，耕田耕到九十歲才退休；外婆活到八十歲，做到死的前幾天。輪到舅舅、舅媽當家，我還是喜歡去農舍，因為舅媽承襲了這種家風，讓我感覺外公、外婆還活著。有一次我問舅媽：「這樣一成不變的生活，會厭倦嗎？」她說：「日子總要過的，跟著日頭走，準沒錯。」我在外婆的農舍體會出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的實踐與真意，修完了人生最重要的一個學分

## 五、橘子的甜味

王文華

我是城市小孩，痛恨大自然。每次到了野外，朋友們悠然見南山，我只想找捷運站。上個週末被朋友拉去爬山，卻有奇遇。我們去爬陽明山，才走到二子坪，我已搖搖欲墜。兩旁樹林茂密，我無心欣賞。我上氣不接下氣，沒有餘力聞芬多精。此時，我突然看到窄小的山路上坐著一位老先生，七十多歲了吧，卻抬頭挺胸，直視前方，絲毫不理會我們這些遊客。我們走近一看，才發現他在賣橘子。腳下擺著兩大籃，裡面的橘子一個比一個難看。朋友買了一些，他也不給塑膠袋。大夥當場吃了，吃不完就拿在手上。大家一邊吃一邊跟他聊天。他用台語說，他在那條山路上賣了一輩子的橘子。早在政府把陽明山規畫成國家公園之前，他就在山上種橘子，採了就在山上賣，從不帶下山。他不用人工肥料或農藥，橘子百分之百自然。我說：「那這是有機橘子囉！」朋友斥責我：「『有機』是你們這些雅痞的說法，不要用那種字來污染這些橘子！」我摸著橘子，又小又髒，上面坑坑洞洞，實在引不起食慾。朋友都在吃，我不好意思，只好開始剝皮。我看著自己的髒手，還龜毛地問：「有沒有人有濕紙巾啊——」立刻被大家嫌棄。我剝下皮，想找垃圾桶丟，只見老先生對我揮揮手，指向樹林的泥土地。然後我看到地上已經有了很多果皮，顯然是先前食客的成果。土裡來土裡去，這橘子不需要任何文明的處理。我用滿是細菌的手把其貌不揚的橘子送進口中，卻嘗到前所未有的甜味。老先生說：「橘子的季節過了，下禮拜我就不來了，我們明年見。」不知為什麼，甜甜的橘子下肚，突然酸了起來。我瞄山下一眼，突然領悟到我在那裡過的是極度人工、充滿包裝的生活。我做的工、寫的小說、追求的愛情，牽掛的情緒，每一項都疊床架屋、千迴百轉。天在自己的小天地裏經營世界奇觀，充滿了儀式和身段。表面上是在追求某種崇高的目的和價值，其實都在兜圈子。我需要有品牌的公司、有品牌的西裝、有品牌的女友，甚至有品牌的憂愁。

## 六、快樂的交通警察

黃英雄

十多年前為一睹尼加拉瀑布的奇景，千里迢迢到了加拿大與美國交界的小鎮。壯闊而震撼的景觀沒令人失望，但至今我依然難忘的卻是當地的一位交通警察。

瀑布上方屬休閒區，車水馬龍不難想像。販賣店前的十字路口是交通要道，一位矮胖的警察，以類似舞蹈的身段指揮著四方來車，他自得其樂地作雙手掏槍狀，示意右方暫停；接著又像麥克傑克遜誇張地跪地一指，指揮左方來車離去。經過的車主不時對他報以掌聲，他也欣然接受，甚至有三輛車的少女對他吹口哨呢！

事後我發覺觀賞交通警察的時間，甚至超過看瀑布的時間。那警察的輕靈動作始終縈繞在腦海中。看似簡單的事卻有許多令人深思的空間，起碼在台灣就從未有過這麼快樂的警察，或者說那麼喜悅於自己工作中的人。

其實人的本質差異不大，但重要的是先得認同自己和工作，這種過程需要人文素養的薰陶與結合。工作的專業固然重要，但欠缺這種出自內心的質感，終將為僵化所束縛，何況要將工作中的喜悅與環境結合，更要與人分享。

當你有機會進入各種餐廳，從服務人員端給你白開水的動作，將影響你用餐的心情。如果你發覺服務生是用一種近乎完美的優雅動作送上一杯水時，四周的氣氛頓時百花齊放起來，因為我們感染了牠出自內心的自我肯定與自信。

也許有人會埋怨自己的工作單調無味，我建議應先檢視自己是否真的為工作盡了心，最重要的是要將工作與自我結為一體。沒有人願意否定自我，當然也就不會否定自己的工作。

台灣的空氣與交通，很難讓我們的警察在十字路口舞蹈；國際禮儀的缺乏，也使得我們不計較服務人員的粗魯。但對人文素養的追求卻是刻不容緩的。當這個社會上每個人，都能以最快樂和喜悅的心情去面對別人時，我們可以自豪地對全世界宣佈：台灣人個個都是藝術家。